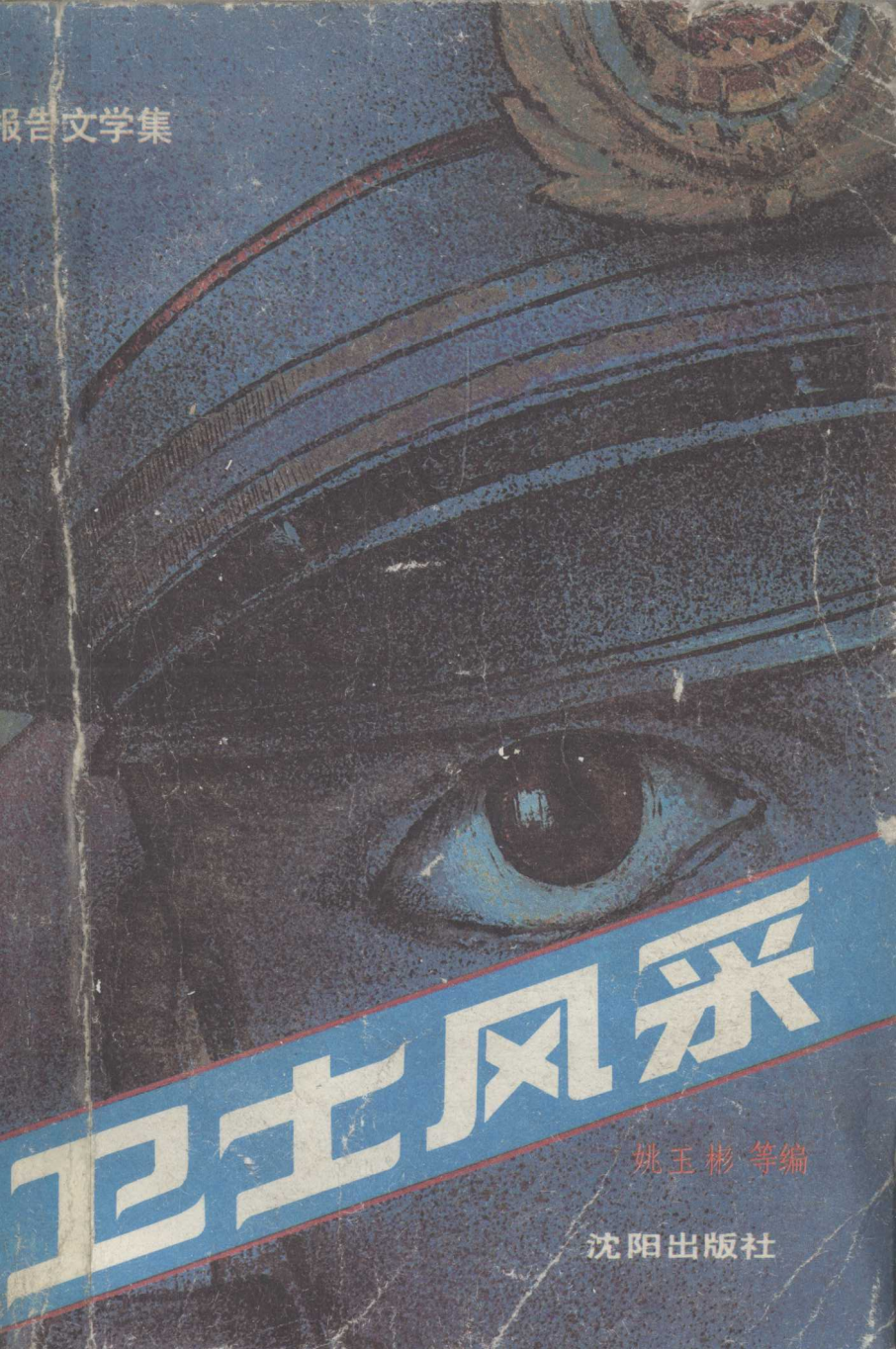


报告文学集



卫士风采

姚玉彬 等编

沈阳出版社

卫 士 风 采

姚玉彬 满秀春 吕国勇 编

沈 阳 出 版 社

1989年·沈阳

责任编辑：滕建民

封面设计：庄子平

责任校对：延明

卫 士 风 采

姚玉彬 满秀春 吕国勇 编

沈 阳 出 版 社 出 版

(沈阳市和平区十三纬路2段19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 阳 市 第 一 印 刷 厂 印 刷

开本 787×1092 1/32 字数 363 千字

印张 16.75

印数10,260

1989年10月第1版

1989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556-031-5/I·13

定价：5.80元

目 录

中国的福尔摩斯·····	蒋 巍	1
棘手案件与黑脸警官·····	柴建国	30
预审警官汲潮传奇·····	叶永烈	50
金龙山卫士歌·····	刘开河、王树林	71
神探史海滨·····	原 野	90
女法医陈仲芝·····	陈安先	135
神奇的刑侦者·····	荣 昌	177
驯犬世家·····	涂吉安、姜惠林	212
掌管生杀大权的人·····	史 航	230
界江边上的猎鹰·····	王立华	258
“神算”张庆俭·····	王兆玉	277
缉私队长邱国鉴·····	夏 雄	304
神眼李振荣·····	陈刘江	324
世界屋脊上有个谜一样的警察·····	柴建国	354
西子湖畔一颗闪亮的星·····	李烈钧	371
同死神打交道的人·····	马锡涛	390
100个颅骨和它的高级法医·····	郎彬波	405
案犯的克星·····	白 云、樱 子	430
神掌刘政扬·····	姚玉彬	456
“敢死队长”的故事·····	高红军	480
当代钟馗·····	崔亚斌	494

中国的福尔摩斯

我“啪”地摔掉电话筒，火了。

干记者这个行当年头儿不算多也不算少了，还没见过这么牛的家伙！你不就是全国公安战线的一级英雄么？有什么了不起的！忙，忙，忙……你们局长忙不忙？市长、省长忙不忙？就是你们公安部部长，再忙，记者去采访也得抽空儿见。你，谢清岱，——不过是哈尔滨市太平区公安分局刑警队现行组组长——小得可怜的组长，芝麻大点儿的官儿，居然“没有时间”见记者，真是岂有此理！要不是编辑部的朋友火烧屁股似地朝我索稿，我真想涮你大马勺！

我弄了一台车，满世界去“抓”他。

好家伙！他抓人，我抓他，整个太平区的大街小巷追得尘飞土扬，车轱辘都快跑飞了，到底没撵过他那有名的北京鸭似的八字脚。

穿着黑皮夹克的司机，是个小伙儿，嘴角上叼着一支我“刺激”给他的过滤嘴儿大“牡丹”，一边紧踩油门儿，一边“刺激”我：

“蒋兄，有史以来老蒋家的车轮儿就没跑过土八路的铁脚板，你还想开个先例怎么的？”

“嘿嘿，嘿嘿……”我只有嘿嘿的份儿了。

爆炸性新闻

她在冷笑！

闪着油光的披肩发流水似地散在肩头。鸭蛋脸涂着厚厚的脂粉，把那点儿18岁少女的天然姿色减损了不少。一对眉毛拔得精细，弯弯地一直画到鬓角。猩红的薄嘴唇撇撇着，露出满不在乎的神色。不过，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浓妆艳抹的她居然穿了一件蓝警服！

“你叫什么名？”坐在对面的公安人员严肃地问。

“汪丽。”她一歪脑袋，努力显出一种镇静的笑。耳垂上的水钻石随着她的头部动作闪烁着清亮的光。

汪丽？几位公安人员相互交换一下目光。这是太平区有名的“一枝花”呀！她十四五岁就下“水”了，这几年走南闯北，靠一张迷人的“盘子”吃香的喝辣的。据说几个团伙为了争夺这枝“花”，多次“对阵”较量，菜刀斧头乱舞，石头瓦片儿横飞，她却叼着烟卷儿斜扭着腰肢站在一旁，为自己能引起如此激烈的“角斗”而吃吃笑个不停。

“你为什么在公共汽车上打架？”

“我没打。‘黑三儿’要和我交朋友，我朋友‘蔡疤痢’不干，他俩在车上打起来了……”

“哎，我问你，你怎么穿起警服来了？”一位民警感兴趣地问。

“愿意穿呗！”

“谁给你的？”

“管不着！”

“你要放老实点！这是公安机关，不是你撒赖的地

方！”

“公安机关？”汪丽轻蔑地用鼻子哼了一声，“公安机关的人照样和我处‘朋友’……”

“谁给你的警服？谁和你处‘朋友’了？老实交代！”

“谢清岱！”

“谢清岱？”在座的几位公安人员心里一惊。

“那还有错！我上他家去过好几次呢……他还给了我50元钱。”

“不许撒谎！诬陷好人是犯罪行为，要受到法律制裁的。”

“谁撒谎谁是狗。再说，跟谢清岱处‘朋友’的也不是我一个人。”

“还有谁？”

“小华子，四丫，韦红，小惠儿……不信你们问问她们几个去。”

“你上谢清岱家去干什么？”

“睡觉呗，要不他能给我钱么？”汪丽毫不知耻地直望着公安人员，脸都不红一红。

“你说的话你敢签字吗？”

“那有啥不敢的？”这位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造就出来的女流氓，毫不迟疑地在审讯笔录上歪歪扭扭地写下了“汪丽”两个字。

汪丽被带走了。审讯室里烟雾腾腾，几位公安人员默默地坐着，好久没有作声。此刻，他们的心好象这严冬里的玻璃窗，结上了厚厚的一层冰霜。良久，一个人沉重地说：

“事情既然关系到谢清岱，为了对党负责，要把这个情

况迅速向市局领导反映！”

众人点头。

果不其然，相继抓到的小华子、四丫、韦红、小惠儿等女流氓都异口同声，咬定自己同谢清岱“睡过觉”。事过不久，又有几个被捕获的男流氓，供认给谢清岱“送过钱”，有的一百，有的二百……

这在全哈尔滨市乃至全省的公安战线，不啻是一件爆炸性新闻！事情迅速传播开来，一时社会舆论沸沸扬扬……

还未风闻此事的我就在这时提出要采访这位谢清岱，自然理所当然地被有关部门的领导和他本人婉言拒于门外了。

终于有人向我透露了内情。惊愕之余，我不仅为这位英雄人物的倒台扼腕而叹。30岁刚出头，正当而立之年，大有可为之机，人生难得的成功已在他前方的地平线上露出辉煌的尖顶。奖章、奖状一大堆，四方争传英雄名。照这样干下去该是何等的光荣，何等的美妙！唉，好糊涂的谢清岱，你怎么能如此放纵自己，居然跪拜在那些从龌龊的角落里拖出来的、散发着铜臭和毒菌的石榴裙下，使半生心血和未来的事业尽付东流呢？

“英雄难过美人关”。这从古代传下来的箴言难道又一次得到了验证？

不过，记者是不好挡驾的。尤其是我这个还带着些许“牛犊”气的半大记者就更难以对付。“职业病”使我产生了莫大的好奇心——写不成英雄如何壮怀激烈，报效祖国，建功立业，写一个英雄如何成了石榴裙下的俘虏而至折戟沉沙，不也是很有点“可读性”么？

我决定进行一次“私访”。

“用车堵住大门，别让他溜了！”我挥手向司机下令，接着直奔五楼。这是一个春寒料峭的夜晚，繁星满天，行人寥落。一扇扇临街的窗口的灯火渐次熄灭，沉入安谧的梦乡。我的“耳目”二十分钟前突然通知我：“他回家吃饭去了！”雪亮的车灯立时穿透沉沉夜幕……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你在家。“好个谢清岱，我终于逮住你了！”哼，我真恨不得用手枪逼住你，可惜手里只有软囊囊的黑皮公文包。

“请坐吧，记者同志。”你淡淡一笑，从饭桌边站起来，“我也真跑累了，不过不是为了躲记者呀……”

我一边应酬着，一边端详着你。不知怎么回事儿，我似乎有点儿泄劲儿。这位就是大名鼎鼎曾使歹徒们闻风而逃的谢清岱？别逗了！

不不，你当然是。有你娟秀的妻子，好唠叨的丈母娘和活泼得象水银珠儿似的两个小女儿在场作证。你现在就站在我的面前。唉，这份儿长相太没“戏”了！要是白面长身，剑眉虎目，神态威严（就象好多电影里那些一个模子倒出来的公安英雄一样），形容起来多带劲儿，多来派，多有“戏”！

瞧你那傻样儿！黑黑的，矮矮的，胖胖的。30多岁，正是男子汉最富于成熟美、最有魅力的时候。而你，学生似的，软不拉几的头发盖在圆圆的前额上，细细的眼睛有点近视，又不愿意戴眼镜，只好总是眯缝着。小说家为英雄人物创造的专用形容词“炯炯有神”，对你那双看不见瞳仁的细眼睛来说，实在派不上用场。脸上的表情么，也很难说是“威严”。在同志和朋友们面前，你倒总是挂着一脸和和气气、温

温乎乎的微笑，显得有点婆婆妈妈的。至于眼前这对撇撇拉拉的八字脚，简直叫人怀疑你怎么可能追上那些干完坏事就狼奔豕突的崽子们。

你三口两口扒完饭，回身坐到旁边的沙发上。你穿的是一件灰不出溜的衬衣，外面套着磨得毛了边儿的旧军装，两手揣在袖筒里，黑胖的脸膛显出疲惫的神色，眼神里隐隐含着一丝抑郁。

“一些男女流氓的供词和社会上那些传闻你知道了吧？你有何见教？”我拿出意大利著名女记者法拉奇的架势，劈头就问。

“谈谈吧。”我又逼上一句，并且迅速打开采访本，拧开钢笔帽儿。这意思很明白：不谈就不走了。

“分局的领导已经同我谈过了，”你沉吟了一会儿开始说，语调是沉缓的，“要我实事求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据说市局专门成立了调查组。应当说，这是组织对我的关心和爱护……至于我的态度，第一，我同这些男女流氓没有任何瓜葛；第二，我接受组织的审查，同时一如既往，干好工作……”

“那好。您能不能从头谈谈？”

“对不起。不行，今儿晚上还有任务。”你说。你用手爱抚地摩挲着靠在你腿上的两个女儿的头顶，眼里透出温柔而深沉的爱意。稍顷，你站了起来，“以后有时间再谈吧。”

灯忽然灭了。停电。黑暗中蓦地响起两个女儿的叫声，“爸爸，你别走，你别走，你别走！”

你一声不吭。摇曳的烛光里，依稀可见你在系衣扣，动作很慢。

“咱们走吧。”你轻轻对我说。与此同时，一个女儿扯住了你的衣角，一个女儿抱住了你的腿。“爸爸，我不要你走，我不要你走嘛……”小女儿哭了。

“这个月，清岱有27天不在家住了。孩子要见爸爸可难哩。”你妻子微含幽怨地对我说，接着拉住女儿的胳膊，“不要缠着爸爸，爸爸要去抓坏人……”

女儿被妈妈扯开了。你弯下腰，用手捧住小女儿被泪水打得精湿的小脸蛋，轻轻地亲了一口。接着我们出了房门，沿着黑黝黝的楼梯走下去。小女儿拼命挣出妈妈的怀抱，冲到楼梯口，大声哭喊着：“我要爸爸！我要爸爸……”

楼道里极静。孩子的哭叫声在黑暗中显得响亮而凄切。而你却不应声，好象没听见似的，依然登登登地快步下楼。我的心不忍了。你应该回去哄哄孩子，应该对孩子说“不要哭，爸爸一会儿就回来。”或者说一句“明天就回来”也行嘛……不不，你无法这样说。一个月里有27夜没有回家住，而这一夜又匆匆离去，你怎么能保证明天就没有案件发生，可以呆在家里同妻子和女儿们同享天伦之乐呢？孩子哭着叫你，你却默然离去，大约就是因为你无法给孩子这样的允诺吧？

后来我才知道，你是可以比较经常地同家人呆在一起的，任务并不总是那样繁重和紧迫，刑警队还有许多战友和同志。你是自愿象铆钉一样钉在自己的岗位上，象待发的利箭一样守在随时可能“铃铃”作响的电话机旁的。你用一颗忠诚的心，守护着大街小巷每一扇明亮的窗口，给千家万户带来温暖和笑声……

为此，你可能觉着自己对不住两个心爱的女儿，每逢回

家，总要带几样小礼物或小食品给她们，以从她们那短暂而稚气的欢乐中获得些许的安慰……

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同那些下流坯同流合污呢？我想。可人，作为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是很复杂的呀。有的人一辈子都叫人摸不透，自己已躺在坟墓里安睡了几十年甚至数百年，后代人则还在为让他进天国还是下地狱而争吵不休。

你呢？

“神了！”

时隔数日。一夜紧张的战斗过去了，这是一个天晴气朗、风和日丽的早晨。车流、人流在宽阔的长街和春天的气息中涌动。几只鸽子在自由自在地飞翔。谢清岱一夜未曾阖眼，此刻又踏着晨光出来巡视了。我只好陪着他。

一位母亲推着童车迎面走来，步履轻快而从容。她微笑着向谢清岱颌首致意。小谢弯下腰，用手指轻轻挨挨孩子那红鲜鲜的脸蛋，慈爱地笑了。

“还是谈谈吧。”目送那位母亲推着童车渐渐远去，我用胳膊肘碰碰他。

我们并肩缓缓而行……

夜。刚刚飘过一场鹅毛大雪。微弱的路灯下，沿街排开的各式房屋忽然变得肥胖起来。那些尖尖的角啦，玲珑的檐啦，也都成了又圆又笨的曲线，叫人觉得分外的拥挤和沉寂。这是腊月二十八的夜里，家家户户都忙着过年的活计，街上几乎见不到人影。

有一处街面上亮着一盏炽亮的门灯，照着“德福堂”三

个大字的门匾。这是一家个体饭店，开店的是一对青年夫妇。

一辆卡车轰轰隆隆地开到饭店门口停下来。一个青年男子提着黑塑料兜子跳下来，对两个同伴喊道：“怎么样？喝点酒暖暖身子吧！”

“行啊！你先进去吧，我们整整车。”

青年人嘻嘻哈哈地溜小跑进了店。店面不大，收拾得倒还整洁。由于临近春节，已没什么人光顾，只有两个小伙子坐在靠墙的一张方桌边浅斟慢饮，轻轻聊着什么。

“远道来的吧？请坐请坐。”柜台里年轻的女掌柜热情招呼着。她长得唇红齿白，细眉大眼，模样儿挺俊，举止也很伶俐，一望而知是个“阿庆嫂”似的人物。个体饭店有这么个俊媳妇迎来送往，不愁买卖不兴旺。

“还有酒吗？冻死了！”小伙子把黑塑料兜放在迎门的桌上，使劲搓摩着发木的双手。

“有有，够你喝的。”

“我们外边还有两个人整车哪！”

“没问题。”小老板从灶间走出来应道，“要什么菜？那有菜谱。”他指指墙上挂着的黑板。

小伙子仰起头，费劲地看着黑板上模糊不清的字迹：“要糖醋鱼，熘肉片，摊黄菜，烧鸡块，青椒炒肉……”

“够了吗？”小老板刷刷地记着。

“中了。再打一斤白酒。”小伙子说着回身找座。

他的眼睛突然直了，脸色变得煞白。他惊恐万分地喊道：“我的兜子呢？！”再一转眼，靠墙那张桌子边上的两个小青年也没影儿了！

“天哪！那两个小子把我的兜子偷跑了！”他一蹿冲出店门，一边喊同伴，一边四下张望。哪还有人影啊！三个人心急火燎地分头追了一圈，可那两个贼早已象兔子一样消失在沉沉夜色里了……

小伙子“噗通”一声瘫坐在街上嚎啕大哭，两个同伴也急得顿足捶胸，唉声叹气。开店的小两口儿赶出来急切地问兜子里都有什么。小伙子啜泣着告诉他们，他和那两个伴儿是吉林省延吉县的，队里社员集资1620元，要他们三个带着到黑龙江省铁力县去买耕牛。现在钱丢了，这么一个大数儿，他砸锅卖铁也赔不起啊！

没招儿了。三个人开着车风风火火地赶到太平区公安分局刑警队。小伙子涕泪横流地说开了：“我叫姜哲忠，我们三个人9点多钟到德福堂饭店吃饭……”

几位值班刑警一碰头：“把饭店那两个掌柜的带来。这小两口儿很可能和那两个犯罪分子认识！”

吉普如飞而去，人带来了。立即分头审讯。

女掌柜的用纤纤玉手撩撩鬓发，一双好看的杏眼坦然地直望着刑警们：“真的。我真的不认识……当时我正给这位姜同志打酒，没注意那两个小子什么时候溜走的……我要是有一个字撒谎，你们枪毙我都不冤！”那么平静的神情。那么坦诚的目光，那么从容的举止。刑警们开始怀疑自己刚才的分析是不是过于武断了……

另一房间。面对刑警们威严的目光，男掌柜的也同样坦然：“真的，我真的不认识……当时我正低头给姓姜的开票……根本没看见……”

劝导，追问，政策攻心，陈说利害……从晚10时一直攻

到下半夜3时，毫无结果。看来一开步就迈错了。只好记下犯罪分子的体貌特征，再到茫茫人海中去侦察。发出的橡皮弹头撞到墙上反弹了回来——有的年轻刑警开始怀疑报案人的真实性了：他的兜子里有那么多款子吗？他是不是丢在别处了呢？

连续几个昼夜，年都没有过好。大海捞针式的调查，“地毯式轰炸”的排队，重点人物的侦察……看那些惯偷们有没有失踪的，有没有暴吃暴赌的，有没有“鸟枪换炮”的……一切都没有结果。那两个狡猾的贼象来去没有影子的鬼一样消失在地平线上……

你——谢清岱，忙完一件案子，风尘仆仆地归来了。看到被害人姜哲忠那干裂的嘴唇，满嘴的大泡，红肿的双眼和青灰色的瘦削的两颊，听着他那嘶哑的哭诉声，你的心不由地震颤了：“你先回去。别着急，一有消息我就给你打电报。”你送走了姜哲忠。

你换上便服，跨出分局大门，漫步向德福堂饭店走去。这是大年初六，满街冰灯、雪花，满街欢笑、爆竹。孩子们穿红着绿，在追逐着嬉戏。是的，每当看到人们无忧无虑的面容和幸福安详的微笑，你的内心总会洋溢起一种公安战士所特有的自豪感。难道不是因为有了公安战士这可靠的盾牌，人民才得以安居乐业么！而今天，你的心却被姜哲忠离去时那愁惨的脸色压得沉甸甸的。他一定以为这笔款子象抛进大海一样无法追寻了。不！一定要抓住那两个可恶的贼，否则我还叫什么人民卫士！

棉军帽，蓝上衣，黑毛料裤子，长瓜脸，大眼睛……姜哲忠提供的犯罪分子的体貌特征，迅速在你脑海中飞旋起来，组

合起来，整个太平区你所掌握的刑嫌人员的形象，也一个个在眼前闪过……

来到距德福堂饭店不远的街口，你放慢了脚步。对了，不是常有些劣迹青年到这个饭店大吃二喝吗？你一个一个个地在记忆中搜索着、琢磨着。蓦地，一个地癞子的嘴脸映入你的脑际！这小子好吃嗜赌，经常在街头寻衅闹事，以往常来德福堂吃喝，店掌柜的不可能不认识他！而且他平时好穿一条笔挺的黑毛料裤子，三九寒天也不穿棉裤，硬充“咬牙美”……很可能就是他！

第二天，你召集现行组的年轻刑警们，果断下令：“你们两个，去把德福堂的掌柜阎德福弄来，另外把他那天开的票子存根也带来！你们两个，跟我去赵永权家！”小伙子们一看你那双细眼睛炯炯有光，乐了。嘿，有“戏”了！

阎德福被带进刑警队办公室。他根本没瞧得起对面那两个毛头小伙子民警，仍然只字不露。当半小时后你凛然出现在他面前时，这小子浑身哆嗦了。

“掌柜的，那两个犯罪分子在你那儿吃的什么菜？”你慢条斯理地问，嘴角上挂着一丝讥讽的微笑。

“糖醋鱼，熘肉片……”阎掌柜唯唯而答，一向灵活得象蛇信子似的舌头忽然象灌了铅那样沉重而笨拙。

“票据上为什么没有存根？”你突然厉声喝问。

“唔……这……”

“你根本就没要钱！不认识的主儿你能不要钱？！”

阎德福一下瘫软了，豆粒儿大的汗珠顺着额角往下流：“谢师傅，饶了我这一次，我说我说！那两个人里有一个叫‘赵五的’……”

你冷笑一声：“我可以告诉你，赵永权，也就是你说的‘赵五’已经被带来了！说，他给你多少好处？”

“100元，就100元。”

时间尚未过午，整个案件已真相大白。

当电报打到姜哲忠所在的生产队时，他还在归途上尚未到家呢！

他闻讯赶来。当你面带微笑把整整1620元现金连同那个被丢掉的黑塑料兜子的赔偿钱一并交给这位朝鲜族小伙子时，他大把大把地抹着滚滚而下的热泪说：“谢同志，您、您真是救了我一条命啊！”说着，他双腿一弯就要跪倒磕头。你一把扶住：“哦，咱们可不兴这个。快去买牛，回家有滋有味儿地过你的好日子吧！”

太阳升起老高了，阳光暖融融的。房盖上的积雪融化着，化作滴滴春水敲击着房檐下的路面，形成一汪汪小水洼，清亮亮的透着春天的明丽。谢清岱依然慢腾腾地迈动着他的八字脚，不时同相识的路人打着招呼。我惊异地瞧着这位貌不出众、语不惊人的公安战士，“哎，你破案怎么这么‘神’呢？”我问。他一笑，连连摇头：“我也有‘走麦城’的时候哩！”

“你真笨！”

满地踏得稀烂的面条、纸屑、泥土，满桌零乱的、肮脏不堪的杯盘碗筷，满墙破碎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的红绿标语，满屋污浊的呛人的叶子烟味儿……顾客们互相拥挤着，竞相用最可怕的脏话咒骂着，为的是早一点买到一碗酱油滷拌的烂面条。新一代“闯关东”的乞丐们，拖